春秋屬辭辨例編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十三目錄

會盟變文著事實以爲特筆褒貶辨

會盟書所爲用兵書所事

書會盟如會鄬子非後會辨

會公來會公

書曰公會諸侯盟

書會于某而後伐救侵盟疑辭褒辭辨

曰弗遇曰不與盟曰不見公曰弗及盟曰乞盟曰逃歸不盟曰

未見諸侯諱不諱恥不恥辨

不書所會楚邱魯後至辨

會盟同地再書書重詞複有大美惡褒貶辨

會盟同地不再書

盟不地

戰不地

會盟以國地者國主與盟

兵以國地者其國亦與戰

與會不書　以下四門殿新刻所見者采入

與兵不書

王臣與會與兵不書

內外會盟不書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十三

錢唐張應昌學

會盟變文著事實以爲特筆襃貶辨

僖四年夏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愚按汪德輔本公羊之意謂盟于召陵會于蕭魚書法不異皆特筆也一美齊桓服楚一美晉悼定鄭也又曰成二年齊侯使國佐如師襄三年陳侯使袁僑如會與屈完事相類然郤克等以力屈強齊齊非服義故國佐不言來盟而書及國佐盟以譏之袁僑則服義來會然病其以盟會授權大夫故書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以貶之若桓公服楚以義而楚亦服桓公之義故序績晉法特異持論似精然按經文書法則但各見其事實爾陸氏孫氏所辨爲得之牛氏所解亦是以爲譏以爲貶以爲序績未必然也故以爲變文見事實則可耳即指爲

特筆亦當如方氏說不書及屈完特異其文以見義也又當加張氏自超說見齊桓之苟且退師得少已足也若謂經意在序績則書師次書來盟于師已見不戰而服之績不必再以盟于召陵著之也今取陸孫等說牛氏張氏說見齊楚交兵門

公羊曰師在召陵則曷爲再言盟喜服楚也非也若不重言盟于召陵無以示退軍之禮据事不得不兩言喜服楚何其小哉陸淳辨疑引趙匡○再言盟者蓋屈完受命來盟于師諸侯以其服從退軍召陵然後盟也若不重言盟于召陵則無以見諸侯退師之實故先書來盟以見楚之服從又書盟于召陵以見諸侯之退師孫覺經解○召陵之盟與袁婁同而不書及楚屈完者受盟於師猶可言也以列侯而與楚大夫盟失位甚矣不書及屈完猶僖二十七年公會諸侯盟于宋楚人主之而不書楚人皆所以

發疑而見義也晉悼雞澤之盟尙使諸大夫盟袁僑齊桓乃急於要楚而降體於屈完使無其文以發之則習而不知其非矣方氏直解○愚按方說亦非正義而別有見並存之

襄十一年秋公會晉侯等十一國伐鄭會于蕭魚

有地會而後伐者矣如會于戚伐鄭會于召陵侵楚未有伐而後地會者也地會而後伐未集事之辭也伐而後地會集事之辭也伐鄭會于蕭魚序績也陳傅良○後傳鄭伯如會歟立以如會書乞盟歟立以乞盟書皆沒之而獨稱會何哉悼公信義著於諸侯非一日之積鄭欲從晉亦非一日之積晉之服鄭鄭之下晉其信已在前矣至此不言而諭不盟而壹故略其文以見其實也以戰伐爲事者殘人民敝財用未必能下敵也以盟誓爲信者繁犧牲費辭令未必能合衆也今示以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獎王室而

遠人服矣爲天下豈可以詐力哉 劉敞意林 ○鄭伯乞盟陳侯如會服人之迹者也會于蕭魚服人之心者也 趙鵬飛經筌 ○汪說見晉楚爭盟門同盟于戲○愚按會于蕭魚固是序績異乎書盟于名陵也然不盟而鄭服則但書會而已又心服非力服故與如會乞盟之文又異也其實亦是變文以著事實爾又春秋之文簡而該曰會于蕭魚則自不必再言如會且蕭魚鄭地曰會于蕭魚則鄭已在會亦不可再言如會也牛空山謂名陵書屈完來盟此不書鄭伯如會猶不欲以蕭魚匹名陵爾其說亦未是

○會盟書所爲用兵書所事

春秋大義數十如成宋亂宋災故之類是聖人直著誅貶 朱子語錄

春秋紀事書也而并言其意者有四事曰成宋亂曰宋災故曰釋宋公曰伐楚以救江皆不能已於言者也 邵寶簡端錄

會盟言其事皆特筆君臣夷夏之大變也李廉會通桓二年

會言其故者三于稷成宋亂一也于薄釋宋公二也于澶淵宋災故三也稷之會不言其故則嫌於討督也薄之會不言其故則嫌於會伐宋也澶淵之會不言其故則嫌於討蔡世子般也皆所謂變文以別嫌也戴祖啓五測說本呂大圭

桓二年春會于稷以成宋亂

華督亂賊也而桓與諸侯受賂立華氏使相宋公甚矣春秋凡會未有言其所爲者獨此與澶淵書其事督弒殤般弒景皆天下大惡一則受宋賂而成其亂一則謀宋災而不能討故特示貶胡傳○會未有言其所爲者其曰成宋亂弒君之禍接迹於天下於是焉始也向也合五國之大夫以定州吁而州吁訖於討今也合四國之君以立華督督遂世爲國卿弒君之禍接迹天

下四君爲之也陳傅良後傳 ○言公會某于某以成宋亂者惡不討賊也本爲宋討賊既而不討者桓弒隱亦懼討故反與督比周受賂而返同惡相濟也孫復尊王發微 ○元年公會鄭伯于垂蓋鄭成魯亂也而不書成亂既書公會即知其爲成魯亂矣稷之會宋不與焉不特書成宋亂則無以明其所爲也文十七年晉爲扈之盟亦成宋亂襄十三年晉爲夷儀之會亦成齊亂彼無宋齊之文何以不特舉其所爲邪曰未有受賂立華氏如四國者也故舉其尤者也黃仲炎通說 ○稷之會不書成宋亂則疑於謀討督澶淵之會不書宋災故則疑於謀討蔡直書其所爲而後是非善惡之實著呂大圭或問 ○特書所爲以決疑也不書成宋亂則疑於欲討宋亂而不終或以他事會而無以著其受賂立華氏之實也春秋之初臣子尚知大義鄰國尚重邦交故羽父之亂僞

討寪氏而州吁陳佗無知宋萬無逃其罪者是人心未盡泯也今三國之君受賂以成亂此莫大之變宋之亂成而天下之亂成百世之亂成矣故聖人懼而特書以正首惡之罪焉方苞直解○襄十四年會戚謀定衛也孫甯逐君晉不討而反爲會以定之此與稷會成宋亂何異不書成衛亂者稷之會宋君臣不與不書成宋亂則疑於討亂戚之會則孫林父在列不書成衛亂而成亂自明也萬斯大隨筆○愚按公羊云內大惡諱此其目言之何遠也非也葉石林公羊傳讞辨之按春秋本不諱內惡近儒多辨正其說況此條尤所謂大義炳如日星者乎而何諱乎

成之爲言平也平亂而卒納賂立華氏故特書其故以愧之有訓成爲就者直斥諸侯之惡豈所謂婉而成章者邪徐庭垣管窺○

成宋亂諸儒多以爲聖人特筆然通春秋不按事作斷語即宋

災故亦止言其所爲而此成字若云遂其事之謂成則明坐四國以罪固春秋所無也恐亦是史氏之文耳葢史氏以立君定國爲淸亂成字只作平字解兩國釋怨解兵曰請平亦曰行成史氏以成亂書而夫子仍之者因事爲文因文索義凡所以定國人之亂者皆所以遂華氏之亂也成字卽作平字解亦不沒其黨賊獎亂之實而况春秋旣不書殺宋督下文又明書取鼎納廟哉杜氏曰成平也程氏曰諸侯當討宋亂不當平宋亂也義自明曰胡氏趙氏以成爲就言宋之惡逆自此而成轉費解說亦與會而言故之義不合張自超宗朱濂義 ○按成平決也卽周禮訝士四方有亂獄往而成之之成華督亂賊大司馬有殘之之文此豈可以司寇之法治之者今公不能聲罪致討徒利其賂率與國以平決之書成惡其假簡孚之名以寬亂賊之誅而傳

之輕典也先儒以爲成就之成則幾於謷矣聖人豈有是語葉酉究遺○公穀以爲成是亂左氏亦謂成宋亂者爲賂故皆非也取賂在後成亂在前欲成亂故會卒取賂而還自是兩事說者求其義不得則曰成者平也平宋亂也如其說則曷爲書成而不書平書成則非平亦明矣蓋成者斷獄之名王制所謂成獄辭也凡聽五刑之訟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史以獄成告於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於大司寇大司寇聽之以獄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成告於王此之謂成獄辭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謂之成秋官訝士掌四方之訟獄四方有亂獄則往而成之成之者聽之也晉伐鄭楚子反救鄭鄭伯與許男訟焉子反不能決曰側不足以知二國之成然則聽訟謂之成也惠士奇禮說○愚按惠說典核更勝張氏

僖二十一年冬盟于薄釋宋公

宋於周爲客列國諸侯禮莫隆焉故春秋於其事必謹之於稷曰成宋亂於薄曰釋宋公於亶淵曰宋災故皆謹之也邵寶簡端錄○凡盟不書所爲此特言釋宋公者楚伐宋執君魯不能正其罪反憑於獻捷之威就楚求盟以請釋是操縱之權自楚出此天下大變故特書所爲以謹之日講解義

襄三十年冬會于亶淵宋災故

蔡世子般弒君大惡也則會其葬而不討宋災小事也則合十二國歸其財可謂知務乎故特書所爲以垂戒胡傳○會未有言所爲者此其言所爲何譏合十二國之大夫而爲宋災故非務也會者講禮正刑壹德蔡弒君而不謀宋災而謀之微矣劉敞春秋傳○災雖諸侯所當救然一時之變一國之禍也財足以周其

乏粟足以濟其用則已矣非天下之憂也天下之憂者臣弒君子弒父也又意林○會而書所以爲會之故特筆也蔡般罪大惡極中國所未嘗有置而不問以宋災故勤十二國之大夫以爲此會舍人倫之大變治天災之常事春秋所深責家鉉翁詳說○或謂楚頵之弒亦子弒父不可以責諸侯之往正也故無異文按楚頵弒後晉戰彭衙伐秦伐沈不能以楚爲事其事顯然故垂隴之盟不言所爲若稷之會不言成宋亂澶淵之會不言宋災故則疑於欲討亂而未能故別白之也李光地榕村集○諸侯舍蔡般不討而圖宋憂故春秋繫此會於葬蔡景公之下而直書宋災臣弒君而諸侯定之自宋督始子弒父而諸侯定之自蔡般始春秋兩書所會之故此一經之大書特筆非因舊史舊文也牛運震傳○疑於討蔡般故曰宋災故辨疑也高澍然釋經

公羊曰此言其所爲何錄伯姬也非也穀梁曰不言災故無以見其善也非也一國失火自焚其財小事耳諸侯何至羣聚而謀之以此爲善是春秋賞小惠而不貴道也劉敞權衡

文三年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舍亂賊大罪不問而區區爲小國解紛伐不目事特繫之以救江者譏其徒取救患之名非仗大義之師也程端學本義○此春秋特文與會于澶淵宋災故同義使去救江而獨書伐楚則疑於討賊之師若止書救江則處父之師向楚而不向江故書法如此而伐楚之後時救江之無效亦可按迹而得之聖人之文辭約義備方苞直解○書伐未有言其故者此獨以救江書蓋不能討楚弒君之罪而以救江伐之見舍其大而謀其細也葉酉究遺○書法有二義一則商臣弒君當討如直書伐楚則後人疑於得討

城之義故曰以救江猶諸侯會稷而曰成宋亂大夫會澶淵而曰宋災故也一 則楚橫暴於江漢之間侵蝕諸侯强兵四出内諸侯之用師於楚者齊桓之召陵一 書伐楚晉定之召陵一 書侵楚而已使於處父之師而直書曰伐楚則前繼齊桓而後駕晉定矣故曰以救江蓋救江非不善旣張皇其事以號伐楚而但一救江而止惜乎其事小而義輕也 張自超宗朱辨義 ○ 觀此與稷之會書成宋亂澶淵之會書宋災故聖人請討之志見乎辭矣 高澍然釋經 ○ 汪氏說見伐以救門

宣四年春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侵伐多不言所事惟伐楚救江平莒伐莒指其事救江雖非其道其名則善平莒之名雖善以不肯而至於伐取甚矣 汪克寬纂疏

襄十九年秋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不書其故不問何事而皆罪也此至穀而還特書聞齊侯卒所以明喪不可伐將得專制之意與因他故而違君命者不同也此爲春秋僅見之事故以特筆著之朱朝瑛畧說 ○孫氏本穀梁義謂其貪美名以廢君命惡也夫不伐喪者周之舊典苟能行之何至有廢命之責故昔人謂孫氏論多苛刻 盧文弨抱經堂集春秋尊王發微跋

○書會盟如會 鄫子非後會辨

按李氏廉曰書會盟後至四鄫子陳侯陳袁僑鄭伯髡頑是也會通僖十九年 呂氏大圭曰凡盟後至稱會盟鄫子會盟於邾是也凡伐後至稱會伐單伯會伐宋之類是也或問卷四 今攷鄫子會盟非後會辨見下

僖十九年夏鄫子會盟于邾

按公羊曰其言會盟何後會也杜孔亦云鄫子未至於曹諸侯

已去會之於邾故書其所至而不言如會今攷程氏顧氏引劉原父及趙氏家氏說以爲非會曹南之盟所辨甚是顧說見書執門朱氏朝瑛說與劉同見宋楚爭盟門○趙氏曰左氏以爲鄫子後會故宋公怒之又云一會虐二國之君三月執滕子六月乃用鄫子而云一會其誤可知又云用之於次睢之社睢水在宋據經鄫子會盟于邾何得至宋若然則宋首惡不當獨罪邾也劉氏曰此大妄也曹南雖有邾人卻非邾子此會盟于邾者詳驗經文是邾國自爲盟會鄫子往參之因見執耳非向者曹南之盟也若會曹南之盟應但云如會實未嘗盟何得言會盟邪又宋爲伯主而使邾子用鄫君罪乃在宋不在邾也杜氏以爲不書宋使邾者南面之君善惡自專不得託之他命非也季姬使鄫子來朝鄫子亦南面之君春秋著季姬使之者兩見

其惡也若云宋公使邾人執鄫子用之亦兩見其惡豈不可乎以此推之知宋公未嘗使邾人執鄫子也若宋使邾執而越宋責邾是首惡不誅而脅從見討也春秋豈若是哉程端學三傳辨疑

僖二十八年夏盟踐土陳侯如會

公羊其言如會何後會也○穀梁如會外乎會也於會受命也范注外乎會者明本非會內也諸侯已會乃至耳○來不及盟故曰如會杜注○陳自二十三年受楚之伐二十五年遭楚之圍遂折而從楚蓋五年矣晉侯勝楚惠然來歸卽其情而書之曰陳侯如會喜其悔罪知反與鄭伯乞盟者有閒焉乞者辱辭也懼不我信也如會者緩而不迫與會足矣不求盟也陳鄭之來一也而書法異矣趙鵬飛經筌○陳穆公如會於盟踐土之後則不與於盟如會於朝王所之先則與於朝矣晉文始合諸侯陳雖

乘異郎同且疑且畏其來尚緩故不及於盟歃至于溫則其公居喪而亟會不敢怠矣汪克寬集疏○不言會盟不盟也郝懿行說略

襄三年夏同盟雞澤陳侯使袁僑如會

公穀二傳語與踐土之會同○陳疾楚政圖鄭受盟亦未成於會本非召會而來又後時故曰如會參杜預高閌○召陵之師書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誌齊桓之退而盟屈完有禮於楚也鞌之戰書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誌晉郤克之進而盟國佐無禮於齊也雞澤之會書陳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誌晉悼之以君盟諸侯臣盟袁僑服異以禮也國佐不繫齊者蒙上齊侯使之文也袁僑繫陳者對上諸侯大夫之文也戴祖啓五測

襄七年冬會于鄬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卒于鄵

公羊未見諸侯其日如會何致其意也○諸侯會而我獨見外日不見公如會而不及會曰未見諸侯 趙汸屬辭

○會公來會公

公在外而諸侯會之曰會公于某在內而諸侯會之曰來會公 趙汸屬辭

文十三年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

左衛鄭請平於晉公皆成之○凡言公及諸侯會者皆公往與之會也今衛侯因公如晉而來會鄭伯因公還未至於魯而就會之故曰會公 高閌集注○公往彼爲主而我往會也會公我爲主而彼來會也二國欲公請平而公爲主以會之也 李明復集義引謝湜○前此衛鄭從楚非得已也楚伐鄭聘魯次厥貉其爲謀深矣二國不忘晉伯以魯睦於晉介魯以求通季文子相魯侯紓兩國之患觀鴻雁載馳之賦其情可見矣 鄭伯宴公於棐子家賦鴻雁載馳之四章文子賦采

徵之四章春秋善和難故詳誌之明年新城之盟服楚者皆棄異即同盟亦有輔伯之功焉葉纂趙鵬飛李廉汪克寬

定十四年大蒐于比蒲邾子來會公

會公於比蒲也來而不用朝禮故曰會杜注○莊二十三年公及齊侯遇于穀蕭叔朝公就遇處行朝禮故曰朝此就蒐處行會禮而不用朝禮故曰會也孔疏○會公于沓于棐皆書地此不書地知會於比蒲也汪克寬纂疏○諸侯相見於隙地曰會今公蒐國內而邾子會之非禮也遇非所朝之地而蕭叔朝公於穀蒐非所會之地而邾子會公於蒐皆非其所葉纂石介李廉

○書曰公會諸侯盟

書公會諸侯盟二于薄爲宋請於楚以釋其執于宋爲宋請於楚以釋其圍楚主盟而皆書曰公會諸侯不以伯權予楚也汪克寬纂疏僖二十一年

盟于薄盟于宋皆書諸侯者避會楚之嫌也不然只如鄫子會盟於邾可矣何必又書諸侯乎（李廉會通）

于薄于宋皆楚爲會主也然曰會諸侯不曰會楚使公從楚之罪必待致而後見春秋之忠厚微婉也（張洽集注僖二十七年）

詩頌僖公戎狄是膺荊舒是懲而春秋書公會盟于薄于宋皆楚子爲會主也膺狄懲荊從齊桓也會楚虐齊宋僖之功隳矣（張洽集注又）

僖二十一年冬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公本無會期聞盟而往故書公會諸侯（杜注）○趙氏說見書執門

僖二十七年冬公會諸侯盟于宋

楚子帥陳蔡鄭許圍宋公與楚有好而往會之（往年公使公子遂如楚乞師與楚通好）非楚來召公公自往會之也諸侯卽上圍宋之諸侯（杜注孔疏）

○晉文之與首伐衛以致楚而公爲之戍衛則公之附楚審矣

圍宋雖不與謀而會是盟豈有意於救宋哉葉夢得傳○公初不與圍以受楚惠且畏其威故往會沒楚子而書會諸侯諱公惡也劉氏纂通解○湛氏張氏說見晉楚爭盟門

○書會于某而後伐救侵盟疑詞變詞辨

會伐會救會侵會盟皆前定之辭也未前定則書會于某而後伐會于某而後救會于某而後侵會于某而後盟陳傅良後傳桓十五年

隱十年春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亦傳見內參會門

桓十五年冬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

先行會禮而後伐也杜注○穀梁曰地而後伐疑詞也非其疑也

非也此先會後伐耳亦何疑哉劉敞權衡○穀梁曰疑辭蓋鄭忽雖正其才不足以君一國之人復歸於鄭日以微弱矣雖不正其

智足以結四國之援旣入於櫟日以盛强諸侯不顧是非而計其强弱始疑於輔正終變而與邪穀梁所謂非其疑者非其疑於爲義而果於爲不義也傳說○愚按劉氏論正而胡氏解穀梁之義謂四國於突忽疑所助而先會以定其謀亦中當日情事特其情事自可攷而知之而謂書先會後伐以譏之則非也○忽在鄭而諸侯伐鄭則助突明矣穀梁以地而後伐爲有所疑非也先會後伐紀其實耳或謂宋旣責賂而伐突不當又納突魯方與突伐宋不當又會宋納突衞受忽之奔亦不應伐忽納突以足有疑不知魯執宋憑衞朔皆以不正得國其與突爲黨固宜解義　日講○先謀於其地而後伐與會召陵侵楚例同毛奇齡傳

桓十六年春公會宋公蔡侯衞侯于曹夏公會宋公衞侯陳侯蔡侯伐鄭

左傳杜說見丙參會門

僖十五年春公會齊侯等七國諸侯盟于牡邱遂次于匡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經書盟而後救者牡邱救而後盟者馬陵一則督率於未然一則戒懼於已然也李廉會通

宣元年秋宋公陳侯衞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

行會禮然後伐與會袲伐鄭同孔疏○穀梁曰會于袲伐鄭地而後伐疑辭也春秋舉大綱示邪正豈有爲其衆謀不衆謀爲例又曰此其地何著其美也春秋未有師書地爲褒之例陸淳辨疑引趙匡○胡傳地而後伐于袲則疑辭此則著其美非也其事果善豈待書會地而後美著邪蓋伐國有成謀而往則直書會伐中道而定謀則先書會地袲與棐林無異義也晉師本出救陳會

于棐林而後伐鄭之謀定安得不先書會地哉方苞直解

襄二十五年夏公會晉侯十國諸侯于夷儀秋諸侯同盟于重邱

陳氏後傳引此義見上

定四年春公會劉子等于召陵侵楚

齊桓之師書曰伐楚盟于召陵晉定之師書曰會于召陵侵楚見晉合十七國之君以會徒能侵楚而已呂大圭或問

○曰弗遇曰不與盟曰不見公曰弗及盟曰乞盟曰逃歸不盟曰未見諸侯諱不諱恥不恥辨

公會諸侯書弗遇者一不見公者一不與盟者一大夫會諸侯書弗及盟者一雖無成事史猶謹書之所以尊君重國也趙汸屬辭

彼故不盟曰弗及盟此不得盟曰不與盟諸侯已會而我獨見外曰不見公請與盟曰乞盟又

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自彼言之尊卑異之辭也同盟于平邱公不與盟自我言之尊相敵之辭也（戴祖啓五測）

桓十年秋公會衛侯于桃邱弗遇

公羊其言弗遇何公不見要也○穀梁弗遇者志不相得也弗内辭也○經意直譏其無信爾（陸淳辨疑引趙匡）○弗者遷辭惡失信也衛初約魯會至是中變而從齊鄭於是有郎之師則桃邱之弗遇惡衛之失信明矣（胡傳）○齊以紀故與魯爲讐而衛今與齊黨桃邱之會必魯聞衛侯適齊期戰故往會之以閒齊也而衛由他道過矣故曰弗遇若期而背約則當言弗至安得以弗遇言哉（季本私攷）○衛嘗與齊胥命於魯未通至是將與公爲會以通好焉然衛先已與齊齊於此蓋將謀伐魯必有命於衛也衛得齊命其肯棄先附之齊而從新通之魯哉（趙鵬飛經筌）○弗遇而猶

曰會者本以會禮行沙隨之會晉侯不見公而猶曰會者成十六年亦本以會禮行戴祖啓五測○餘見內特會門弗不門

成十六年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

左夏戰於鄢陵戰之日公待於壞隤宣伯通於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穆姜送公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姜怒公待於壞隤申宮儆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秋會於沙隨謀伐鄭也宣伯使告郤犫曰魯侯待於壞隤以待勝者郤犫取貨於宣伯而訴公於晉侯晉侯不見公○穀梁不見公者可以見公也可以見公而不見公譏在諸侯也○魯實有內難而晉不恤書不見公言可以見而不見譏在晉也家鉉翁詳說○魯君屈辱之事惟沙隨不得見平邱不與盟直書不諱胡傳遂謂春秋榮義不榮勢曲不在公故不諱非也凡諱恥皆舊史之文春秋無此法也恥莫大

於文姜哀姜二夫人之孫莊公之與謍狩而舊史所書春秋不削也乃以不得見不與盟爲諱乎及處父盟送晉侯葬蔡時君以爲恥故史臣不敢斥言其事耳成襄以後季孫專國沙隨之後行父見執平邱之後意如見執季孫之執既不得不書則公之不得見不與盟亦不敢諱也方苞直解 ○黑壤之盟不與不書沙隨之會不見書平邱之盟不與書非有諱有不諱也黑壤之盟與不盟原不可攷即有之而不書亦非春秋諱之也沙隨之役有執季孫行父之文有僑如出奔之文有刺公子偃之文不書不見公則事蹟不著矣平邱之前有如晉至河乃復之文其後有執季孫意如之文有如晉至河乃復之文有如晉止公之文不書不與盟則事蹟亦不著矣黑壤之後無事故雖不與盟而亦可以不書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地沙隨已至沙隨猶之公會衞侯

于桃邱弗遇已至桃邱也但春秋諱內辱而此與平邱不與盟何以不諱蓋內辱若喪師失地奔喪會葬朝不見納國史之體自不宜顯著其事而戰不書孰敗復故田邑書取書歸繼外侯卒書公如與至不見納書至河乃復亦文諱而實不諱未嘗有一語矯誣也至不見不與盟不書則無以攷事實而盟會本衰世之迹春秋豈以得與爲榮哉與非榮則不與非辱奚諱焉諸儒以爲曲在彼則書曲在我則諱是何得爲春秋之筆耶高剖然釋經○高氏說又見下會陽穀說見上桓十

昭十三年秋同盟于平邱公不與盟

左邾人莒人愬於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我之不共魯故之以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訴以絕兄弟之

國棄周公之後亦惟君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況其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僨於豚上其畏不死奉晉之衆用諸侯之師因邾莒杞鄫之怒以討魯罪何求而弗克魯人懼聽命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晉主此盟無禮義忠信誠愨之心而矜兵甲之威肆脅持之術此得不與焉非也非恥也沙隨之不見平丘之不與彼以其威我以其理彼以其勢我以其義我何慊乎哉胡傳○公羊曰不恥不與是也穀梁曰可以與而不與譏在公也非也劉敞權衡○或謂揭公於不與盟之上是不與盟之意主於魯非也沙隨不見公不可言公不見晉侯此不與盟不可言諸侯不盟公屬辭之體然也若魯不願盟則赴會何為日講解義○不見公公不與及屢如晉見卻春秋皆據事直書未嘗諱也後儒過信左

氏黑壤不與不書遂謂曲在公則諱曲不在公則不諱夫以晉而納莒叛邑又伐莒取鄆何爲曲不在公哉張自超宗朱辨義○季孫威重過於君史書季孫之執則不得不書公不與盟以爲不恥故直書不隱諱矣方苞直解○高氏說見會陽穀

文十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左傳見內特盟門○公羊其言弗及盟何不見與盟也○穀梁弗及者內辭也行父失命矣齊得內辭也楊疏以行父失辭之故爲齊侯所非春秋惡行父之失命也○魯齊既先約盟而公稱疾不往使季孫會故齊侯不及盟汪克寬纂疏引程子傳○弗者還辭若曰我本欲及齊盟而齊弗及我盟也又引王樵○齊懿之不與行父盟非果以大夫不抗諸侯責晉也特以勢軋魯而脅文公之親至及襄仲納賂則貪利而不復責公之不至故直書曰齊侯

弗及盟汪克寬纂疏　○此與沙隨不見乎邸不與並御於人而書法異者乎邸承同盟之文故主公言此承我會之文故主齊言沙隨本未與會故直言不見高澍然釋經　○餘見弗不門

僖五年秋盟于首止鄭伯逃歸不盟

會王世子以尊周盟諸侯不盟王世子以崇大義春秋會盟未有善於此者也鄭伯以匹夫之行逃中國之義書曰逃歸賤之也書曰不盟罪其違命也李明復集義引謝湜　○書不盟以別於既盟而逃也高澍然釋經　○餘見齊楚爭盟門書逃門

僖八年春盟于洮鄭伯乞盟

穀梁以向之逃歸乞之也乞者重辭也　○乞者卑遜自屈之辭欲與是盟未知其得與否也始逃而今乞於以見人君舉動不可不慎胡傳　○首止之盟盟之善者也安中國尊王室諸侯同志

鄭獨貳楚背盟以至歆諸侯之伐召新城之圍及其禍連不解以世子受盟於甯母以卑辭屈禮求盟於洮爲宗廟社稷主而其始若賤者負罪而逃盟其終若賤者哀告而乞盟人君之德侯伯之體替矣前盟書逃後盟書乞所以著其屈辱罪其不智李明復集義引謝湜 ○前日之逃盟不可去而去故書逃逃之爲義盜賊之事也今日之乞盟不得已而乞求不以義乞之道也使鄭伯而知 則無適逃之辱卑乞之賤矣然鄭之會陳哀逃歸直情不反卒爲楚所得而甘心焉其罪又出於鄭文之上則鄭伯之乞盟猶爲能自反者趙鵬飛經筌 ○書逃書乞賤鄭伯也家鉉翁詳說 ○陳同甫曰去就不裁於大義則舉動無異於匹夫王應麟困學紀聞 ○不言如會則鄭伯在會矣然不序列而別言乞盟見鄭伯欲與於盟而不得桓公以首止之逃外之也足以見伯權之重而可

使鄭伯自反矣張洽集注汪克寬纂疏○鄭伯親之也不書如會何也如會者後至之辭乞則先期而請方苞直解○楚屈完來盟于師不言乞鄭伯書乞者以首止逃歸也向也逃則今也乞矣戴祖啓五測○公羊曰處其所而請與蓋酌之也穀梁酌作汋義同謂酌所歃之血使受於國中也其義迂矣鄭伯前此之逃歸已得罪於諸侯茲敢栲然自犬安處其所而致諸侯之汋乎王介之四傳質

襄七年冬會于鄬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

未見諸侯是已出境臨欲相見之時爾公羊云未出境非也陸淳辨疑引趙匡○先儒以為未至會誤也未至會何由見諸侯譬如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而曰未見齊侯可乎未見非未至也蓋鄭伯至會因疾未見諸侯還而道卒經文甚明不書還自會者嘗上未見而更日更地知卒於還非卒於往也高澍然釋經○如會而

卒于鄭必書未見諸侯者蓋甫至會所得暴疾未及與諸侯相見遽返至於鄭而卒其卒也旣至會所返而卒于鄭非未至會所往而卒于鄭也 葉酉究遺 ○日如會未見諸侯是已至會所也曰丙戌卒於鄭是已至會所遇疾而返未及國而卒也 戴祖啟五測

○不書所會 楚邱魯後至辨

僖二年春城楚邱

不言齊不舉諸侯者蓋桓公分版築之役於諸侯諸侯各自受功魯第從本國往非與諸侯同行不得書諸侯也 卓爾康辨義 ○不書諸侯我往城之之辭也前城邢書三國我不在城之之辭也不書齊侯合諸侯城之諸侯有患諸侯救之職也非異功也 胡銓春秋解 ○左曰不書所會後也杜注魯後會諱不及期故以魯獨城爲文此蓋見城緣陵書諸侯而此不書與魯之城內邑者同

辭故云爾以詩定之方中木瓜二篇攷之則城衛者實齊桓公然非桓公獨爲之也蓋命魯爲之矣左氏妄意之耳葉夢得春秋攷○城楚邱之爲內辭猶戍陳歸粟于蔡之爲內辭也然曰戍曰歸粟雖若魯事猶目陳蔡而楚邱之書法與魯邑無異此諸儒所以不能無疑也然三傳俱以爲衛楚邱而桓率諸侯城之未可盡以爲誣也或疑楚邱之上脫衛字未審然否華學泉疑義○戍陳與城楚邱皆受霸令遣其臣先後赴役者以霸者不在不得列序非期集不得凡舉故專錄內觀歸粟于蔡必不能如期齊集而專錄內可見也高衛然釋經○按方氏通論曰霸令有事於列國而獨書魯者四文同義異於前後文見之襄五年秋會戚冬戍陳楚伐陳諸侯救陳則諸侯同戍陳可知矣十年秋會伐鄭冬戍鄭虎牢楚救鄭次年諸侯再伐鄭則諸侯同戍虎牢可知矣

若城楚丘歸粟于蔡前後無所見也果同城則如城成周書會某某城楚丘可也果並歸粟則如會澶淵宋災故書暨某某歸粟于蔡可也蓋定公時晉令不行於諸侯歸粟只是魯事以此而知楚丘亦惟魯奉令往城也此說當是方氏說歸粟見下說城楚丘見外城門

襄五年冬戍陳

左傳見晉楚爭盟門○公羊孰戍之諸侯戍之曷爲不言諸侯戍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諸侯在戚會皆受命戍陳各還國遣戍不復有告命故獨書魯戍杜注○書於公至之後則知諸侯各還國而遣戍高閌集注

襄十年冬戍鄭虎牢

左氏傳見爭鄭門○公羊語與戍陳同○孰戍之伐鄭之諸侯戍之也或以爲魯獨戍之魯敢以單師抗楚哉趙鵬飛經筌

定五年夏歸粟于蔡

左傳見歸物門○公羊孰歸之諸侯歸之曷爲不言諸侯歸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穀梁孰歸之諸侯也不言歸之者專亂也○二傳皆言諸侯歸粟其略而不序何也蔡爲楚所困則環視而不能救矣既破楚入郢解蔡圍然後相率而歸之粟非救災恤鄰從簡書之道也故畧言之獨書魯而不序諸侯見其事之末矣汪克寬纂疏引胡甯通旨○公穀以爲諸侯歸粟杜注左氏以爲魯歸粟二說相通蓋晉以伯令行於同盟而魯與諸侯皆奉命焉經書魯事而諸侯亦在其內也秉集案○與書城楚邱同諸侯各自歸之非若歸宋財之會謀於澶淵故以魯自歸粟爲文而諸侯之各歸蔡粟可知矣張自超宗朱辨義○與城楚邱同義蓋魯人獨歸之粟也使諸侯同歸則如會澶淵宋災故書暨某某

歸粟于蔡或別書諸侯歸粟于蔡矣知與戍陳義異者戍非一國所能任也歸粟必壤地相近水道可通魯歸蔡粟以淮也告糴於齊以濟也秦輸晉粟以河也若齊晉宋衛則但能歸蔡財安能輸之粟哉方苞直解○方氏說是也是時晉令不行於諸侯久矣不能救蔡蔡既以吳勝楚無爲復令諸侯歸粟盡淮泗通流舟漕易致故蔡告糴而魯歸之耳葉酉究遺○汪氏說見歸物門

○會盟同地再書書重詞複有大美惡褒貶辨

舊說會盟同一地者止書盟而不書會舉重也會盟同地並舉者書之重詞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焉首止葵邱尊王之事美之大也于宋平邱畏楚之事惡之大也事異文同所謂美惡不嫌同辭彙纂僖五年胡安國李廉汪克寬○胡傳僖五年曰再言首止者王將以愛易世子齊桓定其位一舉而父子君臣之道得於僖九年曰再言葵邱者五命以明王禁諸侯咸喻乎桓公之志束牲載書而不歃血於襄二十七年曰晉楚之從交相見自是列國南向朝楚故會盟同地再書以貶之

於昭十三年曰矜其威力恐迫諸侯信蠻夷之訴絕兄弟之欲爲戰國恫疑恐喝之漸惡其競力不道故詞繁不殺 賢辨

先儒謂會盟同地再書其地必有大美惡焉非也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其禮本異書會而不書盟者專行會禮也書盟而不書會者專行盟禮也既會而盟則書會又書盟所以見事實也其同地而再書者所以別於異地也襄二十五年諸侯會于夷儀同盟于重丘是會盟異地兩書其地者也異地者既兩書則同地者安得不再書其所以異於溴梁者溴梁盟之月即會之月安得再書其地首止葵丘則夏會秋盟平丘則首月會仲月盟安得不再書其地 方苞直解通論 ○既會踰時而盟非若會盟同時同月可作一條書也作兩條書則不可不再言地非有別義 張自超宗朱辨義僖九年 ○會盟同地重言其地者以盟與會非一事無論同地與否必志盟之地無竟書諸侯盟者 徐庭垣管窺僖五年 ○會盟異時必重書其地書法不得不爾曰書之重詞之複其中有大

美惡非也陳憲鶴紀疑　○愚按胡傳以書重辭複爲有大美惡焉諸儒主其說者謂會與盟異日不重書地者非甚美甚惡也如新城雞澤不得與首止葵邱同溴梁不得與于宋同也方氏等駁之據經會盟異地必兩書其地故同地亦必再書以別於異地之會盟而於同地不再書者新城雞澤以爲諸侯始將爲會及期而改爲盟非兩事也溴梁既會而盟不再書地者盟之月即會之月也異於首止葵邱之踰時平邱之踰月故也今攷經文首止葵邱于宋平邱之再書地皆隔時隔月隔事也隔久故再書之以見其盟地即會地也新城雞澤溴梁不隔時月溴梁之盟即會地自可見故不再書地而新城雞澤不言會于某與會某盟于某同文其爲止行盟禮故止書一地誠如方氏張氏之言至於蜀之會盟雖不隔月而有獨會衆盟之別其各自書地係兩事又不同也會盟同地再書地者皆史文應爾無他意義

也胡傳繫矣○又按趙氏子常屬辭之說又別亦不確今不采

僖五年夏會于首止秋八月盟于首止

會盟異月故復言首止 凌稚隆測義 ○或會而盟盟而同日是會之與盟合而爲一事矣或會而盟盟而異日是會之與盟離而爲二事矣合而一事則同書離而二事則異書固當然也夫首止之與葵邱也皆夏之會而秋之盟是離而爲二事矣故再書焉此據其事之離合而書之者也踐土之會美矣而盟不異書同日也平丘之會無美焉而盟則異書異日也皆紀實也非美之大而詳其辭也 荊川稗編引劉承之說 ○胡氏以爲美之大者非也桓要結諸侯私會世子雖功之首亦罪之魁同地再書以時遠耳 陸粲胡傳辨疑 ○會盟不同日者必再書其地不問同地異地也此史文之常惟溴梁諸侯會而大夫盟特變其文不再書地或謂溴梁

盟之日卽會之日以傳考之並不見其同日也葉酉究遺○積齋曰會王世子在夏盟諸侯在秋有二三月之差故不得不再言其地乃書法當然何大美之有華學泉疑義

僖九年夏會于葵邱九月盟于葵邱

會盟不同月不得不再書地胡氏以爲有大美惡非也朱朝瑛略記

成二年會于蜀盟于蜀

穀梁曰會盟同月而地會又地盟以公之得其所申其事也非也會時一國盟時十一國此乃兩會各自書地何申之有劉敞權衡

襄二十七年夏會于宋秋七月盟于宋

胡氏以再言地爲貶非也夏會秋盟閒有他事故必再書若此盟之惡不待再言宋而見陸粲胡傳辨疑○不同日例應再書地葉酉究遺

昭十三年秋會于平邱八月盟于平邱

再舉平邱者會盟不同日也葉西究遺

○會盟同地不再書

文十四年夏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

襄三年夏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

此二條高氏葉氏說見會盟異日門

襄十六年春三月公會晉侯等于溴梁戊寅大夫盟

地會不地盟依文義爲緣上而盟會同地例宜再見如會盟于首止會盟于宋是也此以君會臣盟同地不再見臣事統於君事也大夫雖專春秋終以君之事爲主此屬辭之體也高尚燾釋經

○盟不地

盟必書地惟他國大夫來魯盟及魯君大夫往他國盟不地各於國中故也文二年高閌集注

衛及狄盟不地者盟於狄也就狄廬帳盟也書衛人侵狄及狄盟猶言公如晉及晉侯盟指其所居之處故不言地僖三十二年胡傳杜注孔疏

及盟而言其地者盟於國都之外也高傒之盟是也及盟而不書其地者盟於吾國之都也苟庚良夫之盟是也趙汸金鎖匙

桓十四年夏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閔二年冬齊高子來盟

僖三年冬公子友如齊涖盟

僖三十二年秋衛人及狄盟

文二年春及晉處父盟

不地者盟晉都杜注○盟於晉之都而君不出恥甚矣張洽集注

文三年冬公如晉公及晉侯盟
文七年冬公孫敖如莒涖盟
文十三年冬公如晉公及晉侯盟
文十五年春宋司馬華孫來盟
宣七年春衞侯使孫良夫來盟
成三年冬荀庚孫良夫來聘及荀庚孫良夫盟
成十一年春郤犨來聘及郤犨盟
襄七年冬孫林父來聘及孫林父盟
襄二十九年夏杞子來盟
昭七年春叔孫舍如齊涖盟
定十一年冬叔還如鄭涖盟

○戰不地

桓十三年春公會紀侯鄭伯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
衛師燕師敗績
穀梁不地於紀也○孫氏胡氏皆以爲戰於紀見主兵首書門
○左曰不書所戰後也非也公卽不及其會期而及其戰期没
會地亦當舉戰地何故反没戰地乎以例理推之前年我師及
鄭師戰于宋故宋來報怨而齊實主之故齊序於上戰於魯故
不舉地劉敞權衡○此戰先儒多主穀梁謂戰于紀其實當以公羊
爲正蓋宋怨魯鄭伐之故連三國之師造於城下無四鄙城邑
可書故不地也使戰于紀則當書齊侯宋公衛侯燕人伐紀公
會鄭伯救紀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事乃明著何爲故隱其
辭使人莫辨哉日講解義○戰未有不地者而此戰不地使戰於
紀則當書四國伐紀戰於齊則當書公會紀侯鄭伯伐齊蓋齊

宋之怨結於紀鄭而魯居其間故四國來伐而魯援紀鄭以拒戰也其不書伐我何也春秋之初魯爲東方貴國諸侯未有加兵於魯者故十年書來戰于郎此年戰而不地皆舊史諱伐之辭也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其不地者於衛也則內戰而不地由於來伐可知矣其屬辭異於郎何也迫國都也凡伐我至城下則不書四鄙卽此義也方苞通論○方氏曰四國來伐而魯援紀鄭以拒戰也其說本公羊但謂齊宋之怨結於紀鄭乃舍紀鄭而伐魯於情理不順竊意郎之戰齊未能得志於魯至是又結衛宋燕來伐而魯所以援紀鄭以敵之者紀與魯親而鄭與宋仇也外兵以齊爲王故序於宋上紀侯爵故序鄭上其戰不地城下之師公羊所謂近於圍也不書伐者兵薄國都諱之耳葉酉究遺○穀梁曰其不地於紀也范注春秋戰無不地於紀戰無

為不地鄭康成謂於紀之紀當為巳字之誤謂在魯龍門城下之戰故不地楊疏引春秋考異郵及何注公羊亦同然則非在紀國李惇羣經識小○按此數說皆以為戰於魯其義較長公羊不地近也正與穀梁義同故　御纂直解亦主魯與齊戰見齊魯交兵門沈氏棐比事據郎與奚戰皆魯地書地駁先儒戰於魯不地之說以為或是史失其地而不書史闕失固容有之若郎奚亦皆不書伐則如方氏以為春秋初諱伐之辭亦通也

莊二十八年春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不地者戰於衛也孫復尊王發微○不地略之也以伐日戰方至其境耳故志日不志地御纂直解

○會盟以國地者國主與盟亦有不與盟者見杜注○孔疏曰凡會盟舉地者地主之國序於其列舉國名以為

盟地者國主不復序之於列以與在其中可知故也隱元年

凡盟會征伐以國地者國亦預焉然亦有卽于國外而國無預焉者傳二十七年書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公會諸侯盟于宋宋公在圍則諸侯會於國外宣十五年書楚子圍宋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宋在圍則歸父會於國外也各於事攷之則見之矣葉夢得春秋攷

愚按葉氏酉春秋究遺謂齊之盟不序齊宋之會不序宋是聖人歸咎於此二國只將下三字重讀而聖人語氣自見說似有理其實非也盟以國地國主不復序之於列杜孔義當無庸另說

隱元年秋及宋人盟于宿

宿亦與盟魯宋俱人宿君必不親與知宿亦大夫盟也杜注孔疏○

穀梁以宿爲邑非李廉會通

桓十四年春公會鄭伯于曹

杜氏吳氏季氏說見內參會門

桓十六年春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僖十九年夏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見宋楚爭盟門○曹之南鄙非其國都故不以國地未必以不致餘之故杜注恐未確葉酉究遺

僖十九年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左陳穆公請修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冬盟于齊修桓公之好也○地於齊齊與盟杜注○楚有乘間伐與之志而齊孝引之國都與盟桓之烈未遠今乃與楚刑牲歃血於其地乎葉酉究遺

僖二十年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見中國夷狄特會盟門

僖二十七年冬公會諸侯盟于宋

宋方見圍無嫌於與盟故直以宋地杜注○李說見下

襄二十七年夏會于宋秋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宋爲主人地於宋與盟可知杜注○宋爲列國樞紐晉文晉悼之興皆以救宋卻楚成功而楚之爭伯始於宋楚之分伯亦成於宋焉其爭伯也始焉楚成有宋之圍繼焉楚莊有宋之圍其分伯也始焉有宋之盟終焉又有宋之盟宣十五年宋楚爲平已開天下南北之變至是向戌以弭兵爲名驅諸侯而交見於楚廷宋其春秋之罪人歟兩書宋爲地主首禍在宋也李廉會通

○兵以國地者其國亦與戰

桓十二年冬及鄭師伐宋戰于宋

地以宋則宋與戰可知孫復尊王發微

○與會不書附駁辨

成二年冬盟蜀蔡侯許男不書

左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謂之失位 傳載楚師救齊蔡景公爲左許靈公爲右○

方說見晉楚爭盟門

成十二年夏會瑣澤鄭伯不書

駁辨見晉楚爭盟門

襄二十七年夏會于宋齊秦邾滕宋之大夫不書

按傳會者十四國齊秦不交相見邾滕爲私屬皆不與盟宋爲地主與盟可知故但序九國大夫 杜注○駁辨見爭盟門

襄三十年冬會澶淵魯叔孫豹不書

直解高氏張氏辨說見書人門○魯大夫會諸侯之大夫乃衰周之常左氏以爲諱魯大夫謬甚城虎牢會戚皆書何獨此不書公會荊蠻猶不諱何獨諱此是會魯不預爾 袁桷清容居士集答問○

○傳以不書魯大夫爲諱程子胡氏因之非也上明書魯之會蔡葬矣今諸侯之大夫衆會而以不能討蔡没魯卿其義何居左氏意以伯姬魯女諸侯謀宋災魯未有不與者不知是會魯實不與也蓋謀歸宋財乃鄰國相䘏之道魯與宋爲婚姻重閔伯姬使卿共葬事則賻贈之禮必厚相䘏之事必多不但如諸國之僅歸以財故是會轉不與耳方苞直解○會無魯大夫魯宋姻也葢會葬時已歸財矣此會魯不與故不書傳曰諱之非也于稷成宋亂何以不諱公郝敬行說畧

○與兵不書附駁辨

隱五年秋邾人鄭人伐宋王師不書

鄭以王師伐宋不書王師葢鄭莊是時爲王卿士擅與天子鄉遂之兵非王室遣將故不書汪克寬纂疏

僖二十八年夏晉齊宋秦及楚戰城濮陳蔡不書

楚告文畧也杜注 ○陳蔡自以其師從楚右師統於楚故不書猶哀十年會吳伐齊不書邾郯 汪克寬纂疏引王洽纂義 ○凡諸侯以兵屬夷狄不序城濮陳蔡楚伐吳宋華費遂鄭大夫吳伐齊邾子郯子之類 趙汸屬辭卷十五

文十年冬楚子蔡侯次于厥貉陳鄭宋不書

按杜注謂三君失位降爵故不列於諸侯不書高氏閌李氏廉從胡傳謂楚欲憑陵諸夏惟蔡首附楚故書以罪之三國厥後同盟新城非若蔡之堅服楚故免其從楚之罪皆非也 ○傳有宋陳鄭而經無之蓋陳鄭與會不與次 從家氏鉉翁說 宋則逆於次厥貉之後均不得書杜注據爲左右孟以失位削之則田孟諸與次厥貉自二事不得混也 高閌釋經尚然 ○張氏駁胡傳見楚滅蔡門

成六年春衞孫良夫帥師侵宋晉伯宗鄭人不書

非卿畧之也趙汸集傳○葉說見下襄十九年按家氏謂不與晉人率蠻夷攻中國似非

襄十二年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秦師不書

傳云楚子囊秦庶長無地而秦不書楚人率秦專罪楚也高閌集注

襄十九年夏衞孫林父帥師伐齊晉欒魴不書

晉欒魴累從孫文子伐齊經不應不書杜氏張氏以爲兵并於林父亦不可據何則左氏曰欒魴帥師矣則非師少也不應晉爲盟主而反并於衞程端學三傳辨疑○傳晉欒魴從伐齊杜注兵并林父不别告也按聖人因史作經凡侵伐列序諸國皆魯史舊文此經不列晉者以欒魴非卿晉不以告故耳與成六年傳稱晉伯宗夏陽說衞孫良夫甯相鄭人伊雒之戎陸渾蠻氏侵宋而經止書衞孫良夫不序晉其義正同葉酉究遺○餘見書伐門

昭四年秋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宋華費遂鄭大夫不書

昭二十六年夏公圍成齊師不書

說見內兵書君將門

昭二十三年秋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楚師不書

說見吳楚交兵

哀元年秋齊侯衛侯伐晉魯師鮮虞人不書

據傳魯及鮮虞之師在焉春秋以齊衛首惡故沒魯而畧鮮虞高閌集注○齊衛伐晉以救范中行也魯師預伐而不書爲魯諱也黨叛而伐晉亂臣賊子同惡相濟此季氏所爲也家鉉翁詳說○不書爲內諱伐盟主也趙汸屬辭○經不言魯師諸說不取陸淳辨疑引啖助

哀十年春公會吳伐齊邾子郯子不書

趙說同上○葉氏曰邾郳不書杜注云兵并屬於吳不列於諸侯非是邾隱公方奔在齊豈能從吳反伐齊其妄可見程端學辨疑

哀十一年夏齊吳戰艾陵不書公

戰不書公者書及吳我師戰不可也書及公吳戰不可也先言公會吳伐齊繼書及吳戰則公與兵可知矣高閌集注○將戰吳子呼叔孫賜之甲劍鈹則魯與戰矣其不以與戰之辭言之者諸侯以兵屬夷狄皆不序也趙汸集傳○按二說以魯爲與戰不如何劭公呂居仁高雨農以爲不與戰之說爲正見書伐而戰門

○王臣與會與兵不書附駁辨

僖二十八年夏盟踐土王子虎不書

杜孔趙陳說劉程駁辨俱見王臣不與盟門總論及本條下

宣七年冬會黑壤王叔桓公不書

孔疏見王臣不與盟門總論○傳言盟已與經不合所云王叔桓公臨之及公見止俱諱不書近誣不取陸淳集傳辨疑○諸侯會盟而王臣臨之者多矣未有不書柯陵雞澤平丘是也唯葵丘之盟宰周公不與則復書諸侯盟葵丘此會王叔桓公果在焉何以不書既已無據矣所謂公不與不書者尤非是誠或有之亦當如平丘書公不與盟何諱之云大抵經書會而傳增言盟者不一皆無所考證要之當從經也葉夢得左傳讞

哀十三年夏會黃池單平公不書

孔疏趙陳說見王臣不與盟門總論及本條顧說見吳晉爭盟

以上與會不書

文三年冬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王叔桓公不書

桓公不書示威名不親伐也杜注○若王叔桓公同伐則何以不

書於經 葉夢得左傳讞

成十三年會伐秦劉康公成肅公不書

二公不書譏不在王室例在文三年 趙汸左傳補注 ○葉氏曰王卿會伐未有不書二公誠行安得不書杜預謂兵不加秦也旣言會則當書矣況後言麻隧之勝則兵非不加秦也 程端學辨疑 ○書劉成於晉侯之上則疑於朝京師奉王命而伐秦矣 方苞直解引汪氏

定八年秋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衞成桓公不書

傳士鞅令成桓公侵鄭杜注桓公周卿士不書監帥不親侵也

○鞅蠢假王師以討貳也不書不予其假也 鄭文蘭辨義

以上與兵不書

○內外會盟不書

外特相盟會告則書不告不書常事不書非常則書盟會於春秋常

也於王者非常也（隱三年盟石門劉敞傳）

諸侯不守信義數相盟誓所以長亂故外盟來告者乃書（程子經說）

夷夏會盟關天下之故而後書非中國夷狄所以興衰不錄也（趙汸屬辭）

盟于鄧（隱十年會中丘）盟于犖（僖元年會檉）盟于戚（襄五年會戚）公在會而不書盟以理推之會在盟前知非後盟也蓋公還告會而不告盟也（杜氏釋例）

春秋所以維王迹也會盟有見於傳而經不書者或大故無關或煩而可省諸儒以爲惡而削之諱而削之皆非也（張自超宗朱辨義總論）

隱元年公子豫及邾人鄭人盟于翼不書（左不書非公命也）

隱七年宋及鄭平盟于宿不書（左秋宋及鄭平盟于宿公伐邾爲宋討也經但書公伐邾）

隱十年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不書盟于鄧（宜春宋氏曰傳載鄧之盟老桃之會經無見焉蓋傳雜諸國傳記而作也愚案經言二月傳言正月當以經爲正而杜氏反疑經之誤惑矣[illegible]三）

僖元年會于檉盟不書（傳言盟犖年郎檉也經不書盟）

僖十五年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不書

僖二十八年晉侯齊侯盟于斂盂不書　經書晉侯侵曹晉侯伐衞　傳曰晉侯侵曹伐衞取五鹿晉侯齊侯盟于斂盂衞侯請盟晉人弗許衞人出其君以說於晉衞侯出居於襄牛

宣七年會于黑壤盟不書　左晉侯之立也公不朝焉又不使大夫聘晉人止公於會盟于黃父公不與盟以賂免故黑壤之盟不書諱之也。經但言會傳云盟又云公不見止皆近誣不取張洽說。左傳公不與盟諱之則平邱不與焉者之也穀梁書會耳賈未嘗盟也若實盟而言會何以取信則是傳者之誣也趙汸說熊過說。左氏以爲止公不與盟夫以公之朝齊不朝晉又不使大夫聘晉之怒公可知黑壤之後扈之會不與前邱之盟不與則止公之說可考而知矣若諸侯盟而公不與盟則春秋何以不書沙隨之會不見公可書平邱之盟公不與可書黃父之不與何以不可書哉文定謂曲不在公則不諱曲在公則諱不書公朝齊不朝晉故諱之然公不朝晉晉以爲罪春秋不當罪之也論宣公者當以朝齊爲公辱不當以不朝晉爲公罪也九年于扈會而不盟則黑壤當亦會而不盟左氏不與盟之說不足據張自超宗朱辨義。張氏說又見前書不見公

宣十八年齊侯晉侯盟于繒不書　經書晉侯衞世子臧伐齊　傳曰齊侯會晉侯盟于繒晉師還

成五年鄭伯及晉趙同盟垂棘不書 左許靈公愬鄭伯於楚鄭伯如楚訟不勝故請成於晉

成十二年會瑣澤晉士燮楚公子罷許偃盟于宋西門之外不書 詳見晉楚爭盟門

又 晉侯及楚公子罷盟赤棘不書 左晉郤至聘楚且涖盟楚公子罷聘晉且涖盟晉侯及公子罷盟于赤棘

成十六年鄭子駟從楚子盟于武城不書 左楚子求成於鄭鄭叛晉子駟從楚子盟

襄三年齊侯晉士匄盟耏外不書 左晉爲鄭服故將合諸侯使士匄告於齊乃盟于耏外

襄五年會戚盟不書 傳稱九月丙午盟丁戌。見上總論。張氏方氏駁陳說見吳晉爭盟門

襄九年楚伐鄭盟于中分不書 在盟戲之後。左楚子伐鄭子駟將及楚平子孔子蟜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駟子展曰吾盟固云唯彊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彊矣乃及楚平盟于中分

襄十一年會蕭魚晉鄭盟不書 左鄭人行成甲戌晉趙武入盟鄭伯丁亥鄭子展出盟晉侯十二月戊寅會于蕭魚。杜注二盟不書不告

襄十九年齊及晉平盟于大隧不書左齊及晉平盟于大隧故穆叔會范宣子于柯經但書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

昭元年會虢盟不書左尋宋之盟令尹圍用牲讀舊書加於牲上三月甲辰盟○杜注讀舊書加牲上不歃血故不書盟○于虢書會不書盟必會而不盟所謂讀舊書者仍其晉楚之從交見之詞耳諸儒謂于宋于虢楚先歃而春秋先晉爲聖人殿中外之辨抑楚申晉然加黃池之會先吳諸儒以爲晉人諱之既云晉諱則當日書於諸侯書於國史皆以晉先而魯史亦然矣于宋于虢當亦如是夫子作春秋一仍之而非舊史先楚筆削先晉以抑楚申晉也使聖人而有惜中國之義則魯公之尊楚宜削而不書夫不惜中國之朝於荆蠻而惜中國之後歃於荆蠻亦失大小輕重之衡矣穀辭穀宗

昭十六年齊侯伐徐盟于蒲隧不書左徐人行成徐子及郯人莒人會齊侯盟于蒲隧

昭二十二年齊侯伐莒莒齊盟稷門之外不書左齊北郭啟伐莒莒子行成司馬竈如莒涖盟莒子如齊涖盟盟于稷門之外

昭三十二年會城成周盟不書左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於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杜預謂時公在外未及告公已薨其意若曰何忌之盟非公命故不書夫盟與城一事也盟非公命則城亦非公命既不書

盟則安得復書城乎天子遣使告晉晉以天子之命
率諸侯則事已成矣何待於盟傳橫生此說集傳辨疑

定八年晉師盟衛侯于鄟澤不書 左齊伐我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公會晉師于瓦晉師盟衛侯
于鄟澤將歃涉佗捘衛侯之手及捥衛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

哀七年公會吳于鄫盟不書 經書會不書盟則安得有盟杜預謂吳行夷禮故不錄然則盟不足錄會
亦不足錄矣集傳辨疑

哀八年吳伐我盟萊門不書 左吳為邾故伐我吳人行成景伯負載造於萊門吳人盟而還。左氏云
為城下之盟而還趙子曰若實為城下盟則魯懼甚何得不便
歸邾子而行齊重請與吳其後乃歸之乎自子循矣經不書盟
故不取也辨疑。經不書盟杜預謂恥吳夷其安與前鄫同辭
傳辯纂。據左氏乃吳子畏微虎之勇而自欲行成豈能使魯爲
號下之盟
[illegible]

哀十二年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不書盟 左吳徵會於衛衛侯會吳于鄖公及衛侯宋皇
瑗盟而卒辭吳盟。杜注畏吳竊盟故不書。趙子曰按經文
公自會吳于橐皋不言與衛宋同會若實同會則當書之又若
四國同會如何三國盟而獨辭吳乎吳力猶能
詘衛侯三國敢拒之乎故知此傳謬甚集傳辨疑

哀十三年會黃池盟不書 傳言七月辛丑盟○杜注曰吳二盟不書不與其爲盟主也陳傳良曰吳晉之盟春秋諱之也趙汸曰哀七年會鄫傳言盟于鄫衍十三年會黃池傳言盟皆不書者不于吳主盟也皆未是○經書會不書盟蓋單平公若在焉則亦當見經所謂諸侯者無有也杜預謂諸侯恥盟故不錄且吳晉爭而吳先歃可以爲恥今卒先晉人又何恥乎經既不書盟則此言皆非實據[illegible]吳語云吳先歃非也經但書會不書盟[illegible]衍○

以上盟不書

隱八年盟瓦屋不書會于溫 傳見外特盟○杜注會不以告也

隱十年公會齊侯鄭伯于老桃不書 杜注會不書不告於廟○按傳在會伐宋敗宋之前

文十年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不書 傳會于息遂及蔡侯次于厥貉將以伐宋

成九年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鄧不書 傳楚以重賂求鄭故會

襄五年救陳不書會于城棣 傳諸侯成陳楚子囊伐陳會于城棣以救之○杜注公及救陳而不及會故不書會

昭五年鄭伯會晉侯于邢邱不書 傳楚如晉逆女晉侯送女於邢邱故鄭伯會

昭十一年單子會韓宣子于戚不書

哀元年齊侯衛侯伐晉不書會于乾侯傳會于乾侯救范氏也師及齊師衛孔圉鮮虞人伐晉取棘蒲

以上會不書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十三終

卷十三補

會盟書所爲門會澶淵

公羊曰會言所爲錄伯姬也春秋爲女子之死不得其所而錄之是何夫子之志不廣也穀梁曰不言災故無以見其爲善澶淵之會中國夷狄無侵伐八年善之也晉趙武楚屈建之力也如其說善宋之盟其曰宋災故而不曰弭兵故何也名賢歷代確論東坡

曰弗遇等門成十六年條下

會沙隨不見公公羊以爲公幼妄也成二年公之子公衡爲質於楚卽公衡之年至是亦不幼而況成公哉梁玉繩瞥記

與兵不書門　襄十一年秋楚子鄭伯伐宋　秦師不書

如左氏說經當書楚子鄭師秦師伐宋今不書秦則無秦師也杜氏謂秦不與伐而還夫楚伐鄭有餘力也乃乞師于秦至伐

宋而又還秦師無是理也程端學三傳辨疑